

☆文献研究☆

窦汉卿针灸学术成就钩玄

王锐卿, 贾春生

(河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学院, 石家庄 050200)

【摘要】 由于《窦太师针经》《针灸集成》《盘石金直刺秘传》三书的重见于世,故对窦汉卿学术成就进行更加系统全面的归纳总结。窦氏学术成就主要有六大方面:融汇先贤之要,厘正前人之误;刺法创新;穴法创新;继承发展宋代针方,创立针灸诊疗模式;启发明代诸家针法;以“赋”载道。最后,立足于现代,对窦汉卿学术成就的启示意义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窦汉卿;针灸;学术成就;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 R245-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3702/j.1000-0607.200755

Master DOU Han-qing's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ANG Rui-qing, JIA Chun-sheng(Institute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Massage, Hebe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ijiazhuang 050200, China)

【ABSTRACT】 Master DOU Han-qing is one famous acupuncturist in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of China. In consideration of his newly neatened works *DOU Taishi Zhenjing* (*Master DOU's Canon of Acupuncture*, 《窦太师针经》), *Zhenjiu Jicheng* (*Compendiu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针灸集成》) and *Panshijin Zhici Michuan* (*Panshijin Secretly Bequeathed Techniques of Straight Needling*, 《盘石金直刺秘传》) which wer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in the past, we make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summary about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re are six main aspects about Dou's academic achievements: blending the essence of sages' acupuncture theories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correcting predecessors' mistakes; innovating the needling methods; expanding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acupoint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combination of meridian acupoints and extra-poi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acupuncture prescrip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creating new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modes; initiating needling techniques of various school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describing the content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the form of odes. Moreover, we also put forward some of our enlightenments and considerations about DOU Han-qing's academic achievements.

【KEYWORDS】 DOU Han-qing; Acupuncture; Academic achievements; Literature research

金元时期著名针灸医家窦汉卿所传文献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其上承唐代甄权针法之要,下启明代凌云针法之风,因而受到针灸界的广泛关注。前期有研究^[1]借助各数据库平台检索搜集相关文献,显示有关窦汉卿的学术思想及成就的期刊及毕业论文共98篇,主要依据《针经指南》,对其中的《标幽赋》和“交经八穴”内容尤为关注,多针对窦氏刺法、穴法方面进行阐述,但对《窦太师针经》《针灸集成》《盘石金直刺秘传》3种文本缺少相应的关注。本文依据黄龙祥、黄幼民整理《元代珍稀针灸三种》^[2]一书,对窦氏学术成就进一步挖掘整理,以使窦氏针灸的学术成就更加系统全面。

1 融汇先贤之要,厘正前人之误

窦氏之所以在针灸方面有所建树,与其对《内经》《难经》《铜人腧穴针灸经》等经典针灸名著的谙熟关系密切,正如《针经指南·序》载:“是以轩岐开端,越人知要,素问隐其奥,难经彰其妙。”另外,窦汉卿对程朱理学的学习和践行,使其穷究针灸义理,细致考辨,师古而不泥古^[3],懂得扬弃。

窦太师对经典的继承主要在重视用针、重视押手、重视气血神、重视针灸禁忌等方面,诸多专家均有论述,此不赘述。现对窦氏做的注解勘误工作简述如下,“针经直说”系窦氏注解金大定五卷本《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第一卷十二经循行及病候的原文,窦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 81473773, No. 81681260237);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计划项目(No. 2021096)

第一作者:王锐卿,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刺灸法效应特异性。E-mail:790809930@qq.com

通信作者:贾春生,教授,主任中医师,研究方向:刺灸法效应特异性。E-mail:jia7158@163.com

氏不仅注解原文,而且对前人的注文失当者亦加以评析,但窦氏对有些术语的注解也有失误之处,例如将足部核骨注作“孤拐骨”即是。另外,唐代孙思邈于《千金翼方·卷二十八》有言“《明堂》《偃侧》针讫皆无不灸”,这是对古代《明堂》腧穴书中刺灸法原义的误解。受其影响,宋金元医家不论何病何证,多以先针后灸为佳,对此,窦氏于“气血问答”篇中明确指出“针则针,灸则灸,若针而弗灸,若灸而弗针”,后又经明代诸医家如陈会、汪机、李梴、杨继洲等人进一步阐述,才基本纠正了这一偏向^[4]。

2 刺法创新

2.1 提出针下得气要点

窦氏对“得气”作出详细生动的描述,在《标幽赋》中云:“轻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气至速而效速,气至迟而不治。”得气与针刺疗效关系密切,是针刺起效的关键,且窦氏此说早已被写进《针灸学》《刺灸法》等高等教育规划教材。笔者认为窦氏此说可能受《太平圣惠方》启发,《太平圣惠方》^[5]在“徐疾补泻”中写道:“右手存息捻针,左手掐穴……入人营至卫,至病得气,如鲋鱼食钓,即得病气也。”由此看来,窦氏所谓得气应指病气。

2.2 发展针刺补泻手法

此部分各专家均有论述,需要指出的是,现行本《针经指南》所载“真言补泻手法”文字错漏之处颇多,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窦氏原书旧貌^[4]。研究窦氏论补泻法原文应以元代罗天益《卫生宝鉴》^[6]为准。有关得气、针刺补泻手法方面,诸多专家均有阐述,故此不赘述。

2.3 发展分刺法、透穴法

窦氏深谙内经之要,重新发现了内经“分刺法”,即以针刺皮下肉上之分间——分肉之间。窦氏在其《窦太师针经》中多描述为“针入……分,沿皮向后……分”,发展为沿皮平刺法,实为刺激分肉之间。窦氏重视分肉之间是因为,经脉伏行分肉之间,又是卫气运行的主干道,且未超越气穴的“底”。另外,分刺法扩展了针灸的治疗领域,更重要的在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从刺五体转向刺五体间,从刺实体转向刺虚空^[7]。但是分刺法的突出应用在于痹证,窦氏传承经典仍以痹证为主。此法亦对后世腕踝针、浮针、赤医针、皮下卧针等针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窦太师针经》首次集中出现大量的针刺透穴法内容,基本以“透……穴”体例明确表述,主要应用于

四肢部和头面部腧穴^[8],如“间使,针透支沟”“三阴交,横针入二寸半,亦透绝骨穴。”另外,《扁鹊针神应玉龙经·六十六穴治症》中手太阴与手阳明经穴亦有透穴内容,因其参考了《窦太师针经》,故部分内容相同。窦氏透穴的突出贡献在于突破了内经时期气穴(外有口,内有底,旁有壁^[7])的限制,大大拓宽了腧穴的主治范围。此外,亦有两者同用者,如“液门,针入一分,沿皮向后透中渚穴”。

3 穴法创新

3.1 总结个人经验,扩充经穴主治

关于“流注八穴”前人多有论述,此不赘述。窦汉卿在长期的临床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并总结传于后人。其所传《窦太师针经》一书中所载腧穴主治多发前人所未发,极具临床特色,临床实用性极强。例如中冲穴,《黄帝明堂经》载本穴主治重点在于热症,窦氏进行了发挥,则重在中风、中暑、晕厥等急症,并有相应的临床应用^[9],例如《盘石金直刺秘传·中风门》载“中风,口噤齿紧,牙关不开,昏蒙不省人事:先针中冲泻之,次针人中亦泻之”,《循经考穴编》载“主中风,中暑,中气等症,不省人事,喉舌等症,出血为妙”,《玉龙歌》亦载“中风之症非轻,中冲二穴可安宁”。窦氏在诸多穴位的定位上亦有自己的理解,如蠡沟、中都二穴,窦氏皆定于胫骨后缘,针刺方法皆用透刺法,“蠡沟透光明”“中都透阳交”,其效果亦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窦氏临床经验丰富,但难免会有错误之处,如其将瞳子髎与丝竹空、鱼尾混同。此外,太渊穴治牙痛、间使治疟疾、腕骨治黄疸、丰隆穴涤痰等特殊经验均首见于《窦太师针经》,现代针灸教材多从之,甚至现代教材在总结太阳穴定位时,综合了《千金要方》“颞颥”与《圣济总录》“太阳”,然而主治却采用《窦太师针经》的主治,可见其对今日针灸影响之深远。

3.2 填补经外奇穴,经穴奇穴并用

《窦太师针经》中共记载 33 个奇穴,其中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包括印堂、太阳、金津、玉液、腋缝、脾缝、子宫、兰门、关门、十宣、手鬼眼、足鬼眼、大骨空、中魁、上都、中都、龙囟、肘尖、膝眼等 19 个穴;少部分源于《素问》《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针灸资生经》《儒门事亲》等文献,包括内迎香、鱼腰、海泉、四花、海底、独阴、天应 7 个穴;窦氏不仅继承了经典中疗效卓越的部分奇穴,还扩充了部分奇穴,丰富了奇穴内容,首次记载 7 个奇穴,包括瘰癧、小骨空、五虎、二白、百虫窠、鹤顶、髌骨^[8]。

窦太师在临床中不仅善用经穴,而且善用奇穴,如《针灸集成》中“目迎风流泪”用穴为“攒竹、合谷、大骨空、小骨空”;“牙痛”用穴为“上片牙痛,吕细、人中、龙渊;下片牙痛,合谷、龙渊”;《盘石金直刺秘传·手足门》载:“两腿麻木:泻曲池,补髌骨、阳辅。”《玉龙歌》载:“痔漏之疾亦可针,里急后重最难禁。或痒或痛或下血,二白穴从掌后寻。”《流注通玄指要赋》曰:“髌骨将腿痛以祛残”。

研究窦氏用穴,一定要参看窦氏相关著作,方能正确领会窦氏思想。例如陈峰^[10]认为《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穴法相应”中载有9条经穴应奇穴的条文,但实际只有6条:攒竹应太阳;太阳应合谷、睛明;内迎香应合谷;髌骨应风市;髌骨应曲池;肩髃应髌骨。其余3条均有“百劳”一穴,《窦太师针经》明言:“百劳一穴,一名大椎”,故百劳不属奇穴,特此指出。

4 继承发展宋代针方,创立针灸诊疗模式

4.1 继承“假令法”,发展宋代针方

关于窦氏对宋代针方的集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于《针灸集成》一书,此本采用图文对照的形式,右半版为针方配穴图,左半版为文字,内容包括4个部分:腧穴注释、主方、问答(病案分析)及附方^[2]。此种类型的针方形式见于宋代针灸考试中的病案分析——“假令法”,该题型要求考生分析病症的病因病机,开出主方,并考虑可能出现的变症,列出第二方。主方及第二方均为单穴。最后详细注出针方所选腧穴的部位、刺灸法及主治病症。

窦氏在宋代针方基础上有所发展,首先由单穴方发展为多穴方,一般主方取穴多为3~5个穴,附方取穴更少。选穴组方多采用局部与远端取穴相结合。病案分析部分,已注意运用经络辨证,并开始形成远端循经取穴的风格。尽管经络辨证、循经取穴的规范似尚未完全确立,但有些方论下,审症求因,循证立法,依法选穴,环环相扣,与《内经》针灸方论风格极似,对于当今针灸诊疗规范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与启示作用^[6],见后详述。

4.2 创立针灸诊疗模式,主张辨证取穴

《盘石金直刺秘传》一书充分反映了窦氏创立针灸诊疗模式这一学术成就。此书书名之所以名曰“盘石金”者,宋代梅尧臣《较艺和王禹玉内翰》诗云“力搥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又有诗云“凿石方知玉,淘沙始见金”^[11],故“盘石金”有“披褐怀玉”之意。《盘石金直刺秘传》全书共分十二门类,每一类先出总论,次则按病设方,因症施法,纲目分

明^[2]。此书虽篇幅不大,却很有特色:每一类方前多有总论,简述该病的病因、分类、预后及治疗原则等,如“中风门”对中风的辨证、分类、禁忌、预后及治疗大法均有简要论述,所载具体针方也因症而设,注重辨证分型,方与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是简单的罗列针方;强调虚实辨证,是该书的另一重要特点,无论是各类针方前的总论,还是具体的针方,总是辨虚实,分补泻。例如“手足门”针方“手挛背急,不能握物,刺合谷,痛则泻之,麻则补之。两肘拘挛,痛泻,麻补”,根据症之痛痒分虚实,定补泻。又如《标幽赋》“大抵疼痛实泻,痒麻虚补”,此种辨虚实分补泻的方法在《窦太师针经》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若依辨证选穴针治而病未愈,则更穴治之,例如“五种腰痛,泻尺泽;不愈,昆仑”等,在《针灸集成》中亦有体现,如“眼外胀”载“(太阳、睛明、合谷、小骨空)刺前穴不效,复刺后穴:临泣、攒竹、三里”。故窦氏著述具有浓厚的临床气息,对于提高临床疗效很有帮助。

4.3 理法方穴术融为一炉

窦汉卿的学术思想在其各相关著作中是高度相关且统一的。在《窦太师针经》之前,方症与腧穴主治高度相关者,历史上只见于甄权针方与针经,且此书表现出更强、更实用的临床针对性,特详于针法,与一般腧穴书只是泛泛记述刺灸法不同,颇具甄权遗风,所述刺灸法多因症而设,症不同法也不同,反映出鲜活的临床气息,突破了腧穴书从文献到文献,陈陈相因的整理模式,是腧穴与刺灸法的完美融合。另外,明抄本《针灸集成》,有方有穴,有方解有穴解,在此书之前,这种有针灸方、有腧穴注,且一方配一图的针灸书,只知有敦煌出土的佚名灸方,而在此书之后,《神农针灸经》《针灸捷径》、朱氏《针灸全书》、杨氏《针灸全书》等明代针灸书接连出现,无疑是直接或间接地受了此书的影响。而与其他各书不同的是,此书不仅有方、有穴,而且有论。方有主方与附方,穴有注解与图解,即使就整个中医方书而言,也未见有理、法、方、药、图如此完整体现者^[2]。

4.4 注重针刺顺序

窦氏在《针经指南》“八穴主治”中有云:“先刺主证之穴,随病左右上下所在取之,仍循扪导引,按法祛除。如病未已,必求合穴,未已,则求之须要停针待气,使上下相接,快然失其所苦,而后出针。”上文中指出选用流注八穴治疗时,要先刺主证之穴,如病未已,再取合穴。在窦氏其他传书中亦有记载。概括之有三点:(1)先手足,后躯干,如《针灸集成·中风左瘫右瘓》“先刺主病手足,补之;次针病处,泻”,

《盘石金直刺秘传·中风门》记载“中风,口噤齿紧,牙关不开,昏闷不省人事:先针中冲泻之,次针人中亦泻之。中风暴失音,或言语蹇者:先针合谷,次针风府”,《盘石金直刺秘传·中风门》载“天吊风,手足牵拽:先针曲池,次泻足三里”;(2)先针健侧,后针患侧,如《盘石金直刺秘传·中风门》“阳症,当先针无病手足……次针有病手足”;(3)先治其标,后调其本,如《针灸集成·偏正头风》载“可针中脘,以舒下其痰,三里泻之,以去风。后针穴及前四穴”,《针灸集成·头顶痛》载“百会、后顶、合谷。头顶痛针之不效……先取其痰,后去其风,自然效也”,《盘石金直刺秘传·伤寒门》曰“伤寒伏阴……灸关元,针补之;次泻大陵、足三里、行间”,《盘石金直刺秘传·头风门》载“晕头风……泻攒竹,次泻足三里、合谷、风池妙穴。醉头风……先泻中脘,次解溪、足三里”。此“标”有两重含义,一指标症,正所谓“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一指病邪,先祛邪,以达到经脉通畅的目的,看似以治标为先,实为接下来的治本创造条件,是治本的前奏。

4.5 临床灵活选用刺灸法

虽然窦氏推崇毫针治病,但是其灵活的思辨体系以及丰富的临床经验使其在临床中常灵活选用刺灸法,临床中亦常用灸法及刺血法。窦氏刺血经验极为丰富,刺血法特点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1)刺血腧穴增多,窦氏应用刺血法的腧穴数量较《铜人针灸经》明显增多,除颈项胸腹背部以外,四肢部、头面部腧穴均有大量应用,经验更加成熟;(2)局部病症为主,窦氏应用刺血法的适应证以红肿热紧痛、痞满、癫狂等实性、阳性病症为主,主要为局部、邻近部位病症,也有远端、全身病症;(3)发展弹针出血法^[6]。窦氏临床亦善用灸法,并强调气至、补泻、灸量,且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使其探索出的某些腧穴灸法效果卓著,如京骨“又太师云:血妄行者,鼻衄不止,灸之,宜泻立效”,印堂“治小儿中急慢惊风,灸之,则啼哭有效”。在其针灸处方中常见应用刺血及灸法之例,且针法、灸法亦常混用,如《盘石金直刺秘传·伤寒门》载“伤寒伏阴……灸关元,针补之;次泻大陵、足三里、行间”,《盘石金直刺秘传·眼目门》载“两眼暴赤肿……刺太阳,用三棱针出血,大小指骨空灸二七壮”,《盘石金直刺秘传·鼻门》载“鼻塞不闻香臭,灸神庭,刺迎香泻之”。

5 启发明代诸家针法

明代针灸发展主流表现现于对前代或前人针灸文献的整理^[12],作为金元时期针灸代表人物的窦汉

卿受到了明代诸家的推崇,故可在明代多家著作中找到窦氏针灸学术的蛛丝马迹。明代著名针灸家凌云针法多承于窦氏,《循经考穴编》中载有凌云的针灸内容,如颊车穴“凌氏针一分,沿皮向下透地仓,牙痛泻之”,《窦太师针经》载“(颊车)针入一分,沿皮向地仓穴……专治牙疼”;《针灸内篇》言中府“针一分,沿皮向外一寸半”,与《窦太师针经》完全一致,丝竹空要“针一分,沿皮向后一寸透率谷”,《窦太师针经》载“(丝竹空)针一分,沿皮向前透率谷穴”。《玉龙歌》曰:“头风偏正最难医,丝竹金针亦可施,更要沿皮透率谷,一针两穴世间稀。”凌云不仅穴法承于窦氏,还有部分发挥,如《得效应穴针法赋》受《针灸玉龙经》穴法相应三十七穴启发,在窦氏对穴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经验,如在承浆应风府的基础上加入了后溪穴^[13]。《拦江赋》虽不知何人所作,但高武称其“不知谁氏所作,今自凌氏所編集写本针书表录于此”,故此赋亦与凌氏相关,其中诸如“但遇痒麻虚即补,如逢疼痛泻而迎”“无汗更将合谷补,复溜穴泻好用针,倘若汗多流不绝,合谷补收效如神”,无论是针论还是临床用穴均和窦氏如出一辙。

此外,明代很多医家均受到窦氏影响,如《针灸大全·金针赋序》言“初学于洞玄先生孟仲倪公……又学于东隐先生九思彭公,深得二先生发明窦太师针道之书”,明确说明与窦氏有关,泉石心《金针赋》中针论、针法均能明显看出窦氏针灸的影子,其又根据窦氏寒热补泻法创造出烧透手法;李梴《医学入门·子午八法》载“周身三百六十六穴,统于手足六十六穴。六十六穴,又统于八穴”,足见李梴对“流注八穴”的重视程度;陈言《杨敬斋医学全书》、陈会《神应经》、杨继洲《针灸大成》等明代针灸专著均有与窦汉卿相关文献,足见窦氏对明代针灸的影响。

6 以“赋”载道

窦汉卿于《流注通玄指要赋》中云“然念兹穴俞而或忘,借其声律则易记”,突出显示了针灸歌赋的意义。针灸歌诀最早见于周秦越人撰的《子午经》,其中泛论针砭之要,括为歌诀,宋《群斋读书后志》称此书“论针砭之要,成歌咏,后人依托者”^[14]。唐宋之后的针灸歌赋均以针灸歌诀的形式呈现,窦氏创造性地运用“赋”这种文体来陈述针灸学内容,弥补了只有针灸歌诀之不足^[15-16],其内容更加形象生动且丰富,不再限于穴位和刺灸法,融入了更多针灸学内容,如经络、针具、取穴法、辨证法、名医故事等内容。如此使得针灸的学习更加系统全面,使得理法

方穴术融为一体。

7 启示与思考

窦氏在给我们遗留下这份宝贵财富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在20世纪中叶,在全国中医高等教育编写统编教材《针灸学》时,由于没有典型的针灸方书可资借鉴,因此针灸辨证论治的诊疗框架照搬方药的模式,一直沿袭至今,尽管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移植过来的诊疗体系并没有反映针灸临床的自身规律,急待重建新的规范,但一直苦于没有经典的模式可资借鉴而无进展。《针灸集成》及《盘石金直刺秘传》这两部典型针灸方专书的发现,正好可供研究之参考。也正是由于其书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因而自问世以来,为元以来历代中外医籍所广为采录^[2]。故现代针灸教育可充分借鉴窦氏所传方书,改变现代教材名不副实的状况。另外,当下针灸学存在着针灸理论在认识、理解、运用中不足的问题,突出反映在经络理论、腧穴理论、刺灸法理论以及针灸辨证理论等方面^[17],窦氏经验对这些方面均有独到认识,可为现代各针灸教材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作为《黄帝明堂经》《甄权针经》《窦太师针经》“三经”中唯一一部传世的书,虽为“小经”,但继承了《甄权针经》的风格,且表现出更强、更实用的临床针对性,因而更贴近临床,更便于应用^[2]。故要对其进行认真研究,对当代针灸腧穴主治规范进行重新研究和制定。与此同时,窦氏沿皮刺法及透穴法的提出使得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其针刺的层次主要在浅筋膜与深筋膜层,原来针刺治痛的机制研究主要在神经、血管、内分泌等领域,在筋膜领域尚缺少研究,对筋膜领域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对针灸的作用机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解剖列车》、“干针”“浮针疗法”等针对筋膜疗法的相继问世,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对窦氏刺法进行审视,更好地对筋膜领域进行研究,从而进一步促进国际针灸交流。

窦氏针灸带给我们诸多启示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的一些思考。如在进针法方面,窦氏除了重视左手,其提倡缓慢进针法,《标幽赋》中指出:“左手重而多按,欲令气散,右手轻而徐入,不痛之因。”足见窦氏对《内经》《难经》的领会程度,因毫针刺法比其他针法更加注重“刺道”的应用,左手押手巧妙应用的真正意义在于探寻“刺道”,并保证不偏离其道。只有领会古代毫针“不露锋芒”的形制,才能领会毫针刺法的慢进针法^[7]。在“气至”方面,其提出的“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

之深邃”被后人奉为圭臬,医者手下的沉紧涩滞被作为疗效的前提,但是“腕踝针”“浮针”等不追求任何针感的针法的出现对此提出了挑战。窦氏所言的“气至”是否如后人所说有待进一步考证。黄龙祥^[12]通过文献考证认为“气至”为脉的平和,陈晓辉^[18]认为“如鱼吞钩”为针刺入动脉后的针随血管跳动的表现,待谷气至则脉转缓和,两者均认为关键在于脉的平和,正所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并非指症状之虚实。窦太师经验在临床上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便于临床取用,且多有附方。辨证选穴针治而病未愈,则更穴治之,但穴位众多我们如何选择出最佳穴位或针方?正如《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7]中所载:“今天的针工丢掉了脉诊,又没有找到新的路标,如在黑暗中行路,心中缺少了古人的那般自信,摆脱不开治疗的盲目和心中的茫然。”

参考文献

- [1] 李宝金. 窦汉卿针灸学术思想研究概况[J]. 针刺研究, 2019, 44(7): 525-532.
- [2] 黄龙祥, 黄幼民整理. 元代珍稀针灸三种[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 [3] 李宝金, 黄龙祥. 窦汉卿针灸理论与儒家理学关系初探[J]. 中国针灸, 2018, 38(2): 203-207.
- [4] 黄龙祥. 针灸名著集成[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 [5] (宋)王怀隐等. 太平圣惠方校注: 10[M].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 [6] 黄龙祥. 针灸典籍考[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 [7] 黄龙祥. 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9.
- [8] 李宝金. 窦汉卿腧穴、刺灸法研究[D].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8.
- [9] 黄龙祥, 黄幼民. 针灸腧穴通考: 《中华针灸穴典》研究下册[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 [10] 陈峰, 王国瑞《玉龙经》与“穴法相应”[J].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1994, 11(1): 40-42.
- [11] (清)周影纂辑, 肖岱宗, 应海春整理. 大六壬寻源编[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12.
- [12] 黄龙祥. 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13] (宋)窦汉卿. 针灸二赋译注 中英日韩对译[M].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9.
- [14] 高忻洙, 胡玲. 中国针灸学词典[Z].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60.
- [15] 贺普仁, 盛丽, 崔芮. 针灸歌赋临床应用[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2.
- [16] 李嘉, 徐恒泽. 金元明清针灸歌赋述要[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7, 13(6): 40-41.
- [17] 杨龙会, 景向红, 杨峰. 基于理论视域的针灸医学发展思考[J]. 中国针灸, 2020, 40(7): 685-689.
- [18] 陈晓辉, 黄龙祥. 针经知行录——寻觅针道真谛[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0.

(收稿日期: 2020-07-02 修回日期: 2020-10-20)

[本文编辑: 徐晖]